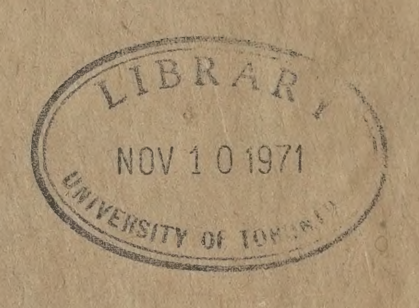
司馬文正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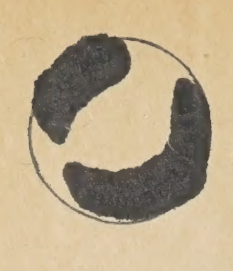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誌銘二

龍圖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皇祐四年八月作

公諱某字公素其先唐之宗室避亂入蜀家於邛州之依政曾大父諱殼大父諱扆父諱憲皆不仕大父以才行著鄉曲朝廷褒之號靜惠處士公生三歲而孤性警敏過人兄絢教之書嚴其程課而出公遨戲自如比暮兄歸公徐取書秉月視之一過立誦數千言兄由是奇之稍長善屬

文尤工詞詩氣格豪邁景祐五年舉進士爲天下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邠州事州人以公少年高科始不以吏事期之公銳精爲治所處畫皆出人意表吏民大驚會夏虜寇西鄙劉平石元孫戰沒邊人恟懼邠州城惡吏民謀内徙以避之時州無守將公攝州事即發民治州城僚吏固爭以事當言上待報公曰虜將至國外何暇顧文法爲身計邪且我實爲之有罪不爾累乃親度材庀用賦功董役不三旬而畢仁宗聞而嘉之下詔佗州守備當完者視邠爲比官滿召試除直集賢院歷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開



封府推官修起居注失執政意出爲京西轉運使復還修
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時杜祁公爲宰相多采拔英儁
寘之臺省不利祁公者指公爲其黨左遷知潤州事徙知
洪州事久之谿蠻寇荆湖朝廷議擇有材智者以爲轉運
使鎮撫之上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其材可用今安在
宰相不能對上復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宰相即言公姓名
乃除荆湖南路轉運使公乘驛至邵陵令諸州皆按兵毋
得進討遣使就蠻居諭以禍福羣蠻感悅皆罷兵受約束
又召還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遂知制誥判吏部流内

銓知審官院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事京師多老姦宿猾吏不能擒公推迹其物色起居一時錄治畧盡威令大行羣盜入慈孝寺竊章獻皇后御容大珠徒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頃之遇疾皇祐四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四十官累遷至起居舍人公爲人疎明樂易倜儻不覊飲酒盡數斗不亂視金帛如糞壤厚於交友與之遊者久而益親之爲布衣時周遊四方識其土風人情故平生喜言爲治之體及用兵方畧數陳便宜書數十上仁宗春秋寖高未有繼嗣公因侍祠高禖還奏賦大指言王者修身治國

家遠嬖寵近柔良則神降之福子孫蕃衍上深嘉納命內侍石全育宣詔慰撫之公家至貧及病亟自爲表言母老不終養以是累陛下上哀之賻䘏甚厚時之士大夫無不惜公之志有餘而壽不給也夫人張氏封南陽郡君子男三人稷太子中舍秬大理寺丞秠太常寺奉禮郎女四人長適皇城使劉永吉次適進士謝少微次早夭次未嫁光與公同年進士也稷狀公之治行命光爲之誌光不得辭銘曰材氣以爲實文學以爲華孤舉秀出以大其家千里之足羈紲所不能制百圍之木鉤矩所不能加功可大施

而壽祿不遐嗚呼天實使然其又奚嗟

虞部郎中李君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君之族出趙郡後家肥鄉今爲開封府人曾祖考諱滔洺州團練判官贈中書令妣魯國夫人苗氏祖考諱炳侍御史贈尚書令妣陳國夫人周氏考諱贊虞部員外郎贈司封員外郎妣扶風縣太君宋氏司封之兄沆以清重知治體相眞宗弟維以文辭高仁宗初爲翰林學士皆有傳在國史當世士族咸榮慕之君諱某字漢臣早孤始以相國夫人奏試將作監主簿復以翰林院君奏爲守主簿初監

汝州鹽酒稅在京茶庫西京糧料院遭扶風太君憂服除
監南京麴院在京豐濟倉會久疾以國子博士分司西京
尋又掌中嶽廟慶曆七年七月癸巳終於官舍年五十二
君喜爲詩有前人風格爲人温良淸謹睦於族姻厚於朋
友故其生也人無與之爲怨沒也久而思之夫人聶氏祕
閣校理震之女封河南縣君生六子男攸今爲內殿承制
女一適右班殿直王禹一適屯田郎中朱處仁餘一男二
女早卒君之沒攸與二處妹皆幼家極貧夫人嫠居二十
餘年撫育諸孤綱紀家事小大曲盡其宜李氏以復振熙

寧二年六月戊午終於京師年七十五先是攸升朝贈君虞部郎中夫人封福昌縣太君攸所居官皆有能名異日必將有成者也光於夫人爲姊子攸謂光將以今年某月日塟於洛陽賢相鄉之墓子宜爲之銘光不敢辭銘曰生則人親之没則人思之誠不盡於中其誰能得之位則不充壽則不融宜其有子以收以祀以終厥祉

太常少卿司馬府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兄諱某字昭遠曾祖考諱某妣某氏祖考諱某妣某氏考諱某追贈光祿卿妣李氏封永壽縣太君兄舉進士及第

初命威勝軍判官又調涇州觀察推官尋監渭州酒稅改
大理寺丞知猗氏縣未幾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故丞
相龐公爲鄜延經略使奏兄通判鄜州事徙知渝州歷知
慶成軍解房二州解房皆未到官徙知商州自商還京師
監右廂店宅務丁永壽太君憂服除知乾州以治平三年
正月辛酉終於州廨享年六十有九累官至太常少卿兄
爲人孝友居喪致哀寬厚容物而內守勁直在鄜州州長
皆武人多驕恣不法兄平居與之燕遊笑語若無不可者
及臨公事則正色力爭必當理然後已州長雖甚怒無如

之何然知其無害已心亦不深怨也在渝州其佐曰趙寅以傲狠刻暴名於世雖在卑位常行行視天意氣如公相兄始至閱獄囚釋寅所妄繫者近百人寅爭之兄一不顧旣而詞禮倨慢兄亦不與之校久之寅寖自愧悔謝服及寅官滿泣涕不忍去兄早孤年過三十乃仕以是周知民間情僞其爲政務合民心有狡悍爲民害者痛繩以法愚弱不識理者徐爲諭解往往曉寤欣悅輟訟而去故所至民愛慕去之久猶思詠不已然其奉上官無過分之禮每罷官入京師多閉戶家居未嘗及權貴之門視審官鈌員

榜於壁人久不取者輒受以去惟掌店宅時留京師凡再期自餘率不過數月已去矣以是獨所治之民知其才業之美而朝廷終無從知之佗人或仕宦絕在兄後或才能出兄下遠甚以熟於時態往往取顯官兄處之晏然俱若不見聞者常曰吾幸以寒士積官至二千石自足已久尚何求於人哉司馬氏同居累世宗族甚大兄爲之長凡二十餘年能一施以恩無親疎賢不肖之間故人人無怨善爲詩多爲人傳誦夫人同郡魏氏封某縣君故處士贈著作郎野之女處士名重於眞宗朝列傳在國史夫人先兄

十八年終於渝州享年若干子男二人雍太廟室長應試將作監主簿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雷周祐次適馮翊縣尉王淳早卒次適郊社齋郎崔穎兄終之歲某月某甲子與夫人合葬於先塋光以葬日之迫不暇請於佗人故忍泣敘而銘之光後兄二十一歲而生加之各從宦四方於兄治行不能得其詳姑錄其所知者以傳永久不敢以一言私也銘曰壽雖未高不爲夭官雖未顯不爲卑德之和爲衆所慕政之便爲民所知仕不苟進兮於道無虧兄今何恨兮生者同悲嗚呼哀哉

殿中丞薛府君墓誌銘熙寧五年作

魏晉之間薛氏始自蜀徙河東有部曲數千家永嘉之亂保河汾以自固歷劉石苻氏莫能屈姚秦元魏以來始出仕爲公侯卿相者比肩並起入唐尤盛號爲甲族然率因遊宦去鄉里惟府君之先至今留居河東唐衰薛氏中微曾祖考諱昉不仕祖考諱允恭贈諫議大夫考諱田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其行義功烈皆見於宋宣獻公所爲太尉公之碑府君諱儀字式之太尉公之第二子始以父蔭爲太廟齋郎又除守將作監主簿太尉公知益

州奏府君監鳳翔府商稅後徙知河東縣府君年少河東士民皆鄉里長老然素嚴憚府君不敢干以私府君御之亦不失恩義之中以父憂去官服除知鄠縣徙知安邑通判渭州州將武人不能謹廉州大吏郝正者把其陰事招權受賕莫敢詰府君至以正罪惡言於將請治之將內窘私以情告府君曰某止欲去惡吏耳必不使及君將亦知府君不欺即移疾以州事屬府君府君乃發正私出塞市馬收案伏法將不染於辭深德府君且內慙自是悉委事於府君後將知府君賢亦委以事如前將既而某官張君

亢除知渭州或謂府君曰君自到渭名雖州佐其實將也張君有材而尚氣到必不爲君下彼不可以文法拘也君宜於事一無所與庶幾自免府君喟然歎曰吾推忠信正直之心以事人豈好犯上而專事邪今張君來吾猶是心也使張君賢必不我怨如其不賢吾獲罪亦命而已矣豈可因人而變其守哉及張君至處事有失府君力爭如故必當理而後止僚吏皆爲之懼張君初無言久之乃於廣座謂衆曰亢喜忠義與身俱生遇事輒發不能顧慮故數爲小人所陷使爲亢佐者皆如薛君亢復何患於是聞者

皆服張君之賢而重府君之正是時元昊數寇邊覆軍殺將朝廷患之乃命范文正公爲鄜延招討使以張君知鄜州爲范公之副張君即具奏府君在渭州所以佐巳之狀乞移通判鄜州朝廷許之而府君母馮翊郡太君党氏春秋高多疾顧戀鄉里不肯隨諸子之官府君兄弟用太尉公恩得官河中者適皆罷去府君乃固辭鄜州願監河中鹽稅以便親既得請范公遽上奏曰朝廷從薛某之欲於其私固便然甚非張亢求與共事之意乞以薛某還亢仍爲徙其兄若弟鄉里一官以慰其心朝廷即以府君弟俫

知河東縣還府君鄜州府君不得已之官張君患州城大
而處勢卑難以待敵欲遷就伏龜山計功數十萬時虜乘
勝深入而州無役兵欲以戰士築之衆咸以爲難府君獨
以爲可張君喜曰薛君謂之可事無不成矣役始興而張
君病失音府君外備寇敵內董役事人不知張君之病也
城成民至今賴之歲餘徙知深州遭母憂服除知商州慶
曆八年閏月庚戌終於州廨年五十一先是屬縣宰有建
言商山產銅請置監鑄錢朝廷下其議轉運使有是之者
府君上言朝廷前置阜民監於州境洪崖冶鑄鐵錢未數

年鐵已竭其監當廢況又益置銅錢監銅產尤薄恐徒勞
費無益請以所得銅於舊監鑄錢銅竭而止章交上久不
決會府君没宰之說遂行縣官之費甚廣而銅尋竭如府
君言宰坐抵罪府君居家孝友自幼能屬文始習律賦語
意卽高奇驚人然不肯從進士舉嘗著蓼蟲賦以刺世之
嗜外物而忘其苦者又以爲事之當愼者莫若言動交進
名乃著五愼文以自儆觀是二文足以知其志趣矣初娶
唐氏天章閣待制肅之女生一女適殿中丞趙士寧又娶
劉氏左諫議大夫綜之孫又娶李氏直集賢院建中之孫

又娶陳氏司農卿宗元之女生二男長曰昌朝繇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坐正論不阿黜爲大理寺丞次曰昌期早卒二女長適祕書省校書郎張煦次早卒昌朝將以熙寧五年正月某甲子葬府君於本縣趙行村請直龍圖閣趙君禼狀其治行以授光使爲之誌昔者先子嘗獲知於太尉公從兄里佐府君於鄜州幕光亦嘗拜府君於兄舍以是頗知府君之爲人府君容貌溫恭而內守堅正不可奪移語言無機巧蔽匿而明察物情其志常在利民而深疾姦惡故所至上官信之僚友親之下民愛之今也幸使

光誌其墓光既取趙君之狀詮次之又取私附其所知云

銘曰迕意宜疎而或以之親阿意宜合而或以之離蓋至誠可以待無窮而辭色不過欺一時嗚呼允如薛君以忠信正直爲心夫又何施而不宜

駕部員外郎司馬府君墓誌銘 熙寧九年作

兄諱某字周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不仕父諱某以通毛詩屢應州舉名升禮部及兄登朝累贈衛尉卿母某氏封某縣太君司馬氏累世聚居食口常不減數十衛尉府君爲之長兄年十六衛尉卽以家事委之衣食均贍宗

族無間言衛尉得以優游自適十餘年而終兄用從父太
尉府君蔭補郊社齋郎太尉以家事非兄不能辦未聽從
宦後數年乃調達州通州尉州有宣漢鹽井距州千餘里
唯一谿僅通小舟可以往來守井吏恃其險遠大爲姦利
州遣兄往按之因爲之區處利害凡再往返遂革其弊考
滿除華州司理參軍州將驕貴數用私欲撓公法兄執不
聽有幕僚性剛戾自將以下皆惡之共文致其罪俾兄鞫
之幕僚復上書訟州官皆獲罪唯兄不染於辭人以是益
知其公平有驍騎十餘卒犯罪謀亡去監押捕獲之誣云

共圖不軌欲殺之以求功賞州官信之謂兄必考掠取服
兄不從據實鞫之皆止杖罪餘囚負寃得直者甚衆旣而
遭繼母郭氏憂去官直寃者或炷香於頂臂以送之服除
授解州聞喜尉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河中府猗氏縣徙
閬州新井縣通判鄧均二州先是房州竹山有金谿出金
甚多山谷窮僻人跡罕至豪族專其利監司欲命官置場
市之皆憚其險辭不行時兄年已踰六十奮曰利其祿而
避其勞可乎遂往躋攀崖巘爲之經畫條目使公私俱利
仍每月一按行凡歲餘乃還均州秩滿徙知梁山軍累官

至駕部員外郎年甫七十體力尚壯卽求致仕詔補子廣郊社齋郎廣爲虢州盧氏主簿迎兄之官以熙寧八年十二月戊子朔暴得疾己丑終於官舍年七十有三兄爲人沈厚寬裕喜愠不形於外少時家貧有衣一笥夜遺火比家人覺狼狽救之笥衣已盡兄獨臥不起家人尤之曰燒衣蕩盡何心尚安臥邪兄曰衣已燒矣起視何益轉枕復寢人皆服其度量子孫僕役有過徐訓諭之不輕罵辱然當官公直能知小民情僞吏不敢以絲毫欺也雖練習律令而不爲峭刻斷獄必求厭人心摧抑彊猾扶衞愚弱所

治職事皆有方畧或素號繁劇者兄處之嘗有餘暇氣色不動而衆務修舉廷中永晝寂無人聲其下皆畏而愛之久猶見思從仕三十餘年未嘗有過然性恬靜不自矜譽故人知之者亦鮮無所超越循常調終身兄亦不憾也其奉養儉素自爲布衣至二千石飲𩜹服用未嘗少異與鄉人居和易簡靜故没之日聞者無不嘆惜先娶紐氏早終再娶張氏解州助教震之女柔靜慈良宜於族姻封清河縣君治平四年終於鄧州年五十八子男四人曰齊曰庭曰廣曰房庭號州號畧尉女四人長適解人樊景讓次適

陝人張安仁次二女未嫁皆早夭齊等以熙寧九年二月壬寅奉兄及嫂之喪葬於夏川鄉先塋之西南光以期日之迫不暇請於時之賢士大夫自爲之銘曰廓然有容頹然無爭所涖之政不煩而成去久而人益思無求而人莫知年至歸休始終無虧

贈都官郎中司馬君墓誌銘嘉祐六年作

君諱某其先出自晉安平獻王自周隋之前家涑水之上至唐仕宦陵夷降在畎畝曾祖諱林祖諱政父諱炳累世同爨食口甚衆父兄以君孝謹自幼以家事委之君晝夜

服勤不遺餘力專以稼穡畜牧致饒給不事奇衺末業所獲悉以奉六親有餘則及鄉人身無私焉年三十二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於涑水南原先待制府君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始貧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爲雖古至治之世何以尙諸惜其無位而才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敎畜二子詠里詠不幸早世里登進士第累遷尙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尙書都官郎中夫人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爲人孝慈

勤儉中外宗族慕仰其德一無間言子爲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三以某年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祔於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事夫人久敢書聞見之實而繫之以銘銘曰士不得位善無所施勤儉于躬家道以肥宗族是賴鄉黨是師壽之少多命不可移有配有子後無棄基淑慝之效昭然不欺

蘇騏驥墓碣銘 爲孫器之作

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封於溫世爲卿士或謂之溫子春秋時蘇子爲狄所滅子孫以邑爲氏歷

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辨顯戰國世在杜陵者建爲漢名將子武使匈奴中十九年不屈節在武功者綽仕宇文周以明法令爲某官子威隋文帝佐命功臣至唐瓌父子爲賢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衰温爲晉邑漢屬河内郡隋以河内爲懷州維修武之族不棄其故土留懷州不去公其後焉公諱某字某曾大父某大父某不仕父某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家事宗族爭笑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忽棄業爲書生窮餓無日矣公曾不顧爲學益堅早喪

二親哀毀過禮鄉曲稱之弱冠舉三傳科景德中契丹南
侵河北盜賊蠭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合鄉曲子弟結以
信義扞禦羣寇修武由是獲全大將軍某北征公踵軍門
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即奏偕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
甚急用公之策卒拒卻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
子躬被甲冑扞敵有功今天下貢舉已畢朕憐夫北方賢
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召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
離尉縣多寇盜吏卒單弱公獎訓率厲擒馘七十餘人闔
境清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羣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

吏留成資而去遷遂州錄事參軍本道論薦召對擢爲大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太子中舍國家沿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爲二塗其遷次任使皆不相參涉有願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善武事加習邊務遂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繼典嵐莫石鳳夔五州皆著聲績官歷東染院洛苑二副使其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都監提舉諸州巡檢兵甲賊盜事久之上表乞朝因言邊防民政諸利害稱旨遷右騏驥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浙刑獄公事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

舍公始雖以學術爲文吏而性好勇有智略晚年夏寇若邊諸將多敗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以布衣起家至方伯承兩朝恩渥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今狂虜驕嫚侵擾疆埸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非命也夫然卒不得盡其志嗚呼哀哉夫人張氏先公卽世子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判官師顏衛州司法參軍夢臣獲嘉縣主簿季子師說及孫孝先曾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若干人幼未官公之在荆湖也夢臣爲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不許卽乞改文

職歸省方許之行及宛葉間聞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近世宦遠方而歿者子孫多焚其柩以燼歸葬相習爲常無譏誚者夢臣獨奮曰爲人子孫忍行此豈人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不與流俗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不耀必在子孫豈信然邪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祔光鄉邑於公近又久承公之知故其於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佗人爲悉其諸子以碣文爲請光何敢辭謹銘曰 銘闕

司馬文正公集卷七十九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八十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誌銘三

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有子曰某前公若干年卒殯楚州後若干年與公偕葬襄城時皇祐五年閏月甲申也其弟大理寺丞光以治行來求銘光獲事侍讀公爲日久又與君之兄弟遊今也不敢以愚陋辭而不爲姑譔次其所聞納諸壙云君字仲倩其世家鄉黨見於侍讀公之碑君性

嗜學年十五志節已皦皦出人有從母嫠居將從其女於保德軍子幼不能自致君奮曰人母子單弱如此於以涉遠我獨何心坐視之邪即白父母請送之父母疑其尚少然聞其言甚說即遣之君冒盛寒往返數千里曾不爲勞人皆嘆其仁而有立以蔭補太廟齋郎及長調縉雲尉治有聲迹縣有淫祠曰五通人嚴事之歲旱君徧禱羣祀不及五通吏民以爲請君不得已強往禱且卜之巫曰不吉必無雨比歸雨大至君笑曰果然雨不雨非妖鬼事也而敢屢爲變怪以驚愚民是不可不除即部吏卒焚滅其祠

捽土偶人投江中歲亦大熟官滿歸道病或請留傳舍俟愈而行君曰吾官遠方不獲侍親之左右四年於此矣今幸歸至舍見吾親而死吾目瞑矣又何可留趣舟而前及楚州卒年二十八娶袁氏故諫議大夫煒之孫生二男緗試將作監主簿繼太常寺太祝二女其幼者早夭初侍讀公有五子光知其三人焉而不及識君三人者皆甚才然猶自謂不如也侍讀公沒兄弟寓居汝潁間食口衆無田宅以自給咸泣曰緡雲在吾屬豈憂此乎言其知力足賴而不遺其親也嗚呼使顯於朝而老所施設豈若是而已

哉銘曰菀彼嘉禾煒煒其華實而未碩孰拔之柯人之明果胡壽不遐我思而悲豈伊其家

大理寺丞龎之道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龎之道名元魯故相國穎公之元子妣曰嘉興縣君邊氏其鄉里世系見於穎公之誌天聖中先君與穎公皆爲群牧判官居相近光朝夕與之道遊兄事之之道時尚幼性明穎於文辭不待力學而自能讀書初如不措意已盡得其精要前輩見之皆驚歎光年不相遠自視如土瓦之望珠玉穎公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奏之道試秘書省校書郎

及爲知雜御史又奏守將作監主簿景祐五年光與之道同登進士第之道簽書懷州判官事未幾徙知河南縣事縣多豪貴家素號難治之道至繩案無所避豪貴爲之斂手徙簽書河中府判官事後數年光過河南問於野人曰龎君爲治何如曰明而有斷又問今宰曰不及龎君遠矣乃知野人最不可欺而論議甚公也頴公爲鄜延經畧安撫使奏之道書機宜文字時方用兵文書塡委或中宵不得寐頴公入爲樞密副使欲奏其勞爲之求升資之道辭曰將吏有功者願大人悉奏之元魯不足言也頴公喜而

從之久之以大理寺丞監國子監書庫慶歷七年五月戊寅以疾終年三十二殯於薦嚴佛舍之道事繼母劉夫人撫畜諸弟始終無間言及没哭之皆哀不自勝終顗公之世親友不敢語及之道語之顗公未嘗不悲慟始光知之道敏於爲學及過河南又得其爲政焉其没也益知之道孝友之行深矣先娶孫氏故都官員外郎道之女又娶張氏今吏部侍郎致仕存之女一女早卒遂無子嘉祐八年六月壬申弟元英遷之道之柩瘞於雍丘顗公之墓側祔以孫氏光爲之銘曰學施於治孝友兼美官不登朝没纔

壯齒如光何人榮祿及此噫才固不足言直命而已矣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皇祐五年作

熙寧二年春傅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宦不遂以没堯俞幼鞠於王妣以至成人恩德殊厚堯俞或以事夜艾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仕而之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愛念氣濇而成癰逮王妣之亡竭堯俞之泣不足以償癰之血也今將以某月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塟於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省子幸而知我必爲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其少頃之勤而使我抱終巳之恨非

仁人之爲也光讀之愧且懼復書曰子以義責光光何敢辭然門內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爲光叙其事以來光謹條次之則可矣有間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寶臣其先大名內黄人世爲富家曾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爲儒祖考諱疑贈虞部員外郎考諱世隆以春秋三傳登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於鄆君少通尚書屢舉不中第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直初監澶州酒稅歷齊州離濟寨酒稅盧州巡檢以事去官後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已而監慱州酒稅以疾罷歸明道

元年十月十日終於家壽六十一君爲人慷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采木卒二百人謀刼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操白挺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愕不敢動君因罵之曰餓兵欲奚爲捽其爲魁者數人杖之各數十而縱之皆抑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沉平視貴要若無人故所至齟齬且老益窮因發狂疾棄官歸臥一歲所忽起召家人與訣語言如平生人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爲諸生家居未與人接君卽以公輔器之已而

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也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篤於孝慈其父亡夫人未之知獨視雲烟草木皆慘悽變色泣下不能自止踰月而訃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早世幼適楊氏孫七人長曰堯俞字欽之今爲兵部員外郎次舜俞郊社齋郎次君俞未仕餘皆蚤世欽之爲諫官處大議正直無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肯拜必求得罪乃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其祖之風烈邪欽之

以夫人嘗至濟源愛其土風遂葬焉銘曰氣直志剛難進易傷善抑不揚其後必昌皆理之常

府州判官杜君墓誌銘 嘉祐二年作

嘉祐二年秋光在京師進士杜知臣涕泣來言曰大人昔以進士得見於先公又與子遊最久今不幸而没子為我銘其墓光既弔因辭以不文不敢為知臣固請曰佗人知臣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光廼曰然則願聞子先君世系治行之詳知臣退以其狀來曰君諱陟字從聖其先自成都徙長江曾大父禮大父鍔皆不仕父昭文遂州長史

君少好古學無所不闚著化坊三十一篇言王者以教化坊民之道慶曆初天子詔諸州皆立學擇其士之賢有行者為之師州人共推上君君屢舉進士有司失之卒以三禮來謁選棘道尉考滿遷府州軍事判官力於吏治轉運使提點刑獄交章薦會屬官有以姦贓敗者怨恨反誣訟君坐罷官去君詣闕欲自理未果遇疾以八月巳巳終於里舍年五十有七娶譚氏生三子男知臣女長適卞宗建幼適姚申皆舉進士嗚呼杜君觀其所學與所為書其志豈欲如是而止哉卒無遇以窮斯可哀矣知臣負其喪歸

以某年月日葬某地銘曰學之也勤守之也專仕進迪邅又不永年嗚呼孰知其然必歸之天

贈太常博士吳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作

君之先世家金鄉曾大父諱賁不仕大父諱豫贈太常丞始葬洛陽金谷鄉之尹里父諱菁太平興國中進士高第以公直材敏立名朝廷數忤權貴由是不得居中連典大州官至侍御史亦葬尹里君諱元亨字子正用御史遺奏補太廟齋郎遷許州司士參軍選授永康尉歷河中府法曹參軍馮翊令馮翊華陰以漆沮爲境中間洲上有美田

民相與爭之五十餘年吏不能決君檄華陰令會境上書案兩鄉之籍徧履其田執度以度之皆得其實自是民不敢復爭時人悔之君爲人謹廉專以誠長者處官不能餙智巧以媚上故官久不遂官滿集吏部選除鄰水令還未至家道疾抵知洛陽縣李宋卿延之縣舍以天聖九年八月某日終年四十一宋卿主辦其喪殯於永安佛室夫人聶氏秘閣校理震之女後君五年長男顥先夫人二年皆不祿獨少男幾復年未冠及幼女一人相與居家無一金之產幾復於孤貧中能自刻意爲學取進士第今爲太常

博士知蓬州事累贈君官至太常博士夫人封仙源縣太君嫁其妹於比陽令李鵬嘉祐五年秋蓬州將之官泣謂光曰幾復奉先君夫人之遺體常恐不克續承祭祀今幸有祿秩室家苟完矣念先君先夫人之久未葬痛切不少忘于心況又遠宦於蜀忍置而去乎將以八月某日葬於梁縣之新豐鄉西成里子與我皆聶氏甥也先君治行子皆知之其爲我譔銘光曰懼不能堪子之命敢不諾銘曰

御史之賢顯大於世及君恂恂淸德不墜迨君之終家既相繼徼蓬州之立吳氏幾廢嗚呼以君之慈良而沉抑不

遂宜其有嗣

進士吳君墓誌銘

君諱顥字某其先金鄉人曾祖某贈太常丞祖某侍御史父某鄰水縣令贈太常博士鄰水府君娶於秘閣校理聶君某於某爲從母鄰水府君之沒也先妣在鄭君哀經來入門哭且拜問故又哭先妣命與光處於是時君年尚未冠爲人長大有容觀論議慷慨讀書屬文材敏過人爲進士業已完美先妣嘆曰吾妹不幸早喪其良人今有是子也吾妹猶有望間二歲君以疾卒於蒲陜年二十一先妣

聞之哭曰吾妹何負於天使至此極也巳而弟幾復負其喪殯於汝州佛舍後二十六年幾復爲太常博士乃舉其喪葬於梁縣從鄰水府君之兆時某年月日也銘曰特苗之秀未實而朽繄時之逢無有美醜骨兮有歸祭兮有依下從先人夫又奚悲

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君諱閑字雲夫世家于陜之東郊父諱野眞宗皇帝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爲詩學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祀明堂詔天

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舘李公昭遘薦君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淸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没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沉閭里不自標揭以故其生也人樂與之遊其没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得未嘗納於耳出於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大要用冲

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趨能老而不衰嗚呼今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爲奇譎以盜聲名萬一冀幸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於過咎有如君者凡幾人邪君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曰樵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光拜君於髫齔之年今也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地來求銘光何敢辭銘曰長天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

兮細於毫芒奪攘紛糾兮非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依承先德兮暐然有光笥有餘衣兮廩有餘糧養生以理兮行巳有方居不煩入兮遊不出鄉逍遥自適兮旣壽而康視彼公侯兮金朱煌煌憂勞沒齒兮或罹咎殃爲得孰多兮爲謀孰長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 嘉祐六年作

至和中光從故丞相龎公鎭鄆州公命光典州學學生王大臨通經有行誼光特愛重之後十五年王生來見光於京師曰大臨將以今年某月某日塟其親於須城縣長山

之麓子爲我銘其墓光辭以拙於文生曰大臨遠來非有
佗故唯銘之求朝士大夫以百數大臨無所詔唯子之歸
子何得拒之光愧其言不敢辭因曰然則願聞先子之行
生廼出其邑人試秘書省校書郎梁君燾之狀以授光曰
君諱惟德字輔之始爲童子父行戍於蜀君侍大父母撫
諸弟以孝友聞其治家如成人大父母終君親負土成墳
終喪不嘗酒肉父自蜀歸家益富父好散施君竭力以助
之有所予必稱父命以致之嘗舉三禮一試於禮部不中
格喟然歸不復就舉專以養親治經爲事著禮說二十卷

性溫厚喜導人爲善鄉里謂之王君子有鬭者君徐以義理辨告皆悅曰君子幸教我我何敢違即解去不復詣吏年若干病亟歎曰死生有命恨不得終爲子之道以天聖五年十一月辛亥終再娶皆楊氏其後夫人贈職方員外郎旦之女也能成君之志順適舅姑使之終身無憂慍之容及老寢疾每祭祀猶强起執事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二月巳巳終子男五人長曰大順今爲剡縣主簿次未名次大同皆早世次宗道次大臨女二人長適太學館學究劉應祥次亦早世君旣没家甚貧大臨以善講解爲諸生

師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而不用滿三十萬迺舉兩世之柩而葬之光不及見君知其爲人以其子之賢與梁君之言於是乎銘銘曰孝乎親友于其弟家有餘施及鄉里人悅其教稱爲君子嗚呼是亦爲政奚必仕

玉城縣君楊氏墓誌銘

夫人姓楊氏故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韓公之配也公之世系事業龍圖閣直學士郭公誌之矣夫人之先在唐爲盛族居靖恭坊五代之亂衣冠之緒零落殆盡唯靖恭楊氏徙家于吳世有顯人迄今不絕考諱蛻仕至尚書司封

郎中精於吏治所至著聲迹始韓公娶夫人之姊生男鑑鐸及二女不幸早世公曰楊氏名族吾旣謀於宗而卜於廟矣不可易也廼復請婚于夫人夫人年若干歸韓氏生男鎮鉞初封真定後更封玉城縣君爲人慈和淵靜不喜聲味自少及長家人伺其動靜語默皆有常度未嘗移也其撫視六子衣服飲食無絲毫薄厚六子亦相與親愛如一雖中外族姻莫知其爲異母也年三十九而喪韓公三年不茹葷自是閉閤深居日誦佛書不復有自虞樂之意年五十以至和元年三月乙亥終其五月壬申祔于公之

墓時鑑爲某官鎭爲某官鐸爲某官鉞巳前卒鐸與光遊素久因狀夫人之行命光爲之銘不得辭曰乆矣夫人德則均一而行有常邪承祖之休宜于夫家而壽不將邪福祿當有餘而更不足子孫其昌邪

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作

嘉祐五年某月日太常慱士知蓬州事吳君幾復祔其祖妣彭城縣君劉氏于祖考御史府君之墓始夫人之没蓬州生二年矣比冠而父母兄皆卽世家至貧漂泊汝洛間嘗記幼時聞其兄言夫人之殯在京師廣濟佛寺巳而舉

進士及第乃求所謂廣濟佛寺者凡有二焉在城之東西往問夫人之殯皆莫能知蓬州刻志求之積年不置一旦至西寺有僧老矣忽來訊曰君非鄰水令吳君之子邪曰然僧曰去三十載之前吳君殯其母夫人於是某爲童子手親塗之某亦吳姓也故能識之因指視其處蓬州未之敢信周視其塗圮剝且盡所餘如掌而鄰水府君之題識存焉乃奠而哭之又數年然後得合葬於洛陽之金谷鄉自始沒至葬四十二年矣噫微是孫也則夫人之柩其復得邪露殯積久而題識獨存豈非鄰水府君自悼其不幸

未葬而天陰相之邪乃知誠孝可以動鬼神信矣御史府君諱某鄰水府君諱某夫人平生行事不可復見其先單父人父爲尚書郎云銘曰夫人旣終吳氏中微四十餘年乃得其歸孝孫有立神實告之

程夫人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治平三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光往弔焉二孤軾轍哭且言曰某將奉先君之柩歸葬於蜀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爲我銘其壙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知也願聞其略二孤

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職孝恭勤儉族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訶狀由是共賢之或謂夫人曰若父母非乏於財以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爲甘此蔬糲獨不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謂吾夫爲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履錯然有聲已畏獲辠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說府君年二

十七猶不學一旦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生柰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爲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卽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爲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卒成大儒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效曹耦止欲以書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目宋興以來唯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有一誤所對語尤軾轍必

切直驚人繇夫人素𠷣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始夫人視其家財旣有餘廼嘆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窮者悉爲嫁娶振業之鄉人有急者時亦賙焉比其没家無一年之儲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其年十一月庚子葬某地年四十八軾登朝追封武陽縣君凡生六子長男景山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旣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願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

慮高絕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本於閨門今於夫人葢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貧不以汚其夫之名富不以爲其子之累知力學可以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于光大壽不充德福宜施於後嗣

叙濟河郡君 元豐六年作

清河（濟河清河必有一誤）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爲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

壬子晦終於洛陽二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君性和柔敦實自始嫁至于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懥之色嬌妄之言人雖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終不與之辨曲直已亦不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撫甥姪莫不說而安之御婢妾寛而知其勞苦無妬忌心嘗夜濯足婢誤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批其頰數下而止病足月餘方愈故其没也自族姻至于廝養無親疎大小哭之極哀久而不衰咸出於惻怛非外飾也內外無一人私議其短者茲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自奉甚約及余用之

以賙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始余爲學官笥中衣無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衾無纊絮客至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嘆嗟君笑曰但願身安財須復有余賢其言爲之釋然近世墓皆有誌刻石摹其文以遺人余以爲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閫門故止述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爲婦者有所矜式耳

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華陰侯仲連字齊賢魏恭憲王元佐之曾孫郇國公允成之孫爲昭裕公宗顏之長子母曰太原郡君郭氏初除右

內率府副率歷率府率右千牛衞將軍右監門衞大將軍
英宗即位遷右武衞大將軍撫州刺史今上即位遷右羽
林軍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侯幼不好弄長而樂善學尤精
於漢書昭裕公素好學喜爲詩藏書萬卷侯能嗣承其志
目其詩曰貽慶集熙寧二年五月戊子以疾終享年三十
有六上爲之輟視朝一日追贈華州觀察使封華陰侯夫
人長安縣君劉氏男二人長曰士轡蚤卒幼曰士頻右內
率府率女六人四早卒二未嫁以某年十一月癸酉葬永
安縣銘曰昭裕愛子以詩書教召而藏之志在則傚能守

富貴爲諸侯孝

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熙寧二年作

右千牛衛大將軍令邦字安國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丹陽僖穆王守節之孫右龍武軍大將軍隴州防禦使世符之子也母曰南陽縣君張氏將軍生五年除太子內率府副率英宗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祚遷右千牛衛將軍熙寧二年五月甲午遇疾卒年十九贈右屯衛大將軍治平初英宗詔宗子無幼長皆就學差其年爲大中小三品各置師以教之將軍時年十二從父南康修孝王愛

其才性命爲小學錄以表率群兒及年十五以新制試孝經論語於大宗正司二宗正以其誦習最精屢稱歎之將軍起謝不敏拜於牀下衆益美其警悟而不伐遂升中學授左氏春秋將軍事親至孝親有疾至焚香於臂以禱請然親有過未嘗不諫爭其所爲得禮義類皆如此不幸早世識之者無親疏共惜之二子男未名而卒女尚幼是歲十一月癸酉葬於永安縣銘曰學則敏行則孝志業脩宜遠到命不融衆所悼

仁和縣君潘氏誌銘 熙寧二年作

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令超之夫人曰仁和縣君潘氏故鄭王美之曾孫平州刺史惟熙之孫閤門祗候仁矩之子生十六年以選歸于蓬州使君封仁和縣君熙寧二年八月已未以疾卒享年二十有四生五子男子翺右內率府副率次二男未名二女早夭銘曰大勲之門克生令孫歸于帝族稟命天昏歘文幽石以識塋園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熙寧二年

右千牛衛將軍士虬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公仲郃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宗望之

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
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
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祚遷右千牛
衞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兒七歲始就學授孝經
孜孜不捨晝夜教授劉仲章老儒生嘗於廣坐問之曰將
軍誦孝經果有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
故治可移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歎曰異日成長必爲
德器數年愈自脩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
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熙寧二年五月丙戌卒年

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年十一月

癸酉葬永安縣謹記

司馬溫公文集卷八十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八十一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碑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文公先

廟碑 嘉祐二年作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

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太上御名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陊廟制遂絕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于寢儕於庶人慶曆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論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

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仍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唱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

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視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留守西都始釁廟而祀焉一旦援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爲我敘其事欵于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敘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爲氏與翼祖諱同至泰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教始家

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爲楊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爲後魏北絳太守頻曾孫顯雋以别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覇業戰功居多終兖州刺史頻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頴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頻之八世孫曰暉曰播暉相中宗誅張易之黜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佞人讒謫死嶠南播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

昕爲義成節度使皥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儁至晦皆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寶鼎晦之從父昆弟晤爲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叅軍檖檖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叅軍郎公之高祖考也諱洺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卽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叅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弃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名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爲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

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利相攘害名聞達不可揜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叅知政事王公沂譔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爲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爲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氏配周公爲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申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曾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

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作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鬱彼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濬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諼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斡樞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囂公性逍遙不日而消仁祖太上御名疾羣心震栗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維爲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謠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爲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于洛汭允樂茲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

蒼是掄是劖是斲是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
築是捄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
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憮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庳公堂公
曰予康人隘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
予庳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爲美匪曰
之爲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侐豢牲孔碩導黍及稷豆籩既
滌酒掃既備旨酒既沛封牲爲饎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
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彊明壽愷帝錫公祿崇榮豐
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勳是疇公拜稽首楊

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詒孫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戸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治平四年作

周以國爲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爲深州司法參軍契丹覆深州舉室罹禍朝廷哀之贈大理寺丞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圭時適在外得免朝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僕射妣李氏累封常山郡太君公諱沆字子眞舉進士一上中第除膠水縣主簿初試吏

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徙諸城主簿用蔡文忠公薦
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渤海縣濵州大吏恃府勢築室郭
民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表撤室
收吏抵罪豪猾惕息歲餘召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
使杜祁公請留祁公爲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
州稅尋以憂去職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
舉可通判陝西諸州者富丞相時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
判鳳翔府以權發遣鹽鐵判官名還改江西轉運判官公
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葬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

言事仁宗善之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爲開封府推官俄還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爲轉運使委之經畫辭行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與之确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湖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宜區處資糧豐給而民

不疲病名爲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館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期年或再期乃代去再期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爲不均請皆以期年爲斷所生全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爲度支副使儂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公爲西路安撫使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余敢不究宣天子之澤以面慰之

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
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皆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
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名更復業有已爲人占佃
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糧
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爲陝
西都轉運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橫隴西徙趨德博後十
餘年又自商胡西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有
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注橫隴
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公上言圖

家近議塞商胡計用薪蘇一千六百四十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蘇三百萬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蓋仲昌故爲小計以求興役殆非事實又卽日河水廣二百餘步六塔渠廣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横隴下流自河徙以來塡閼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三濱水之民喪業者巳三萬餘戸就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横潰泛濫齊博德棣濱五州之民皆爲魚鼈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塞河使東宜

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爲也然其勞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廷卒用仲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果大被水害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衆始知公議爲是公又上言民罹水害皆結廬隄冢糧乏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顧大恩當自上出臣不敢竊取爲民願亟遣使者案視收恤之朝廷從之未幾徙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兼環慶路經畧安撫使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抵重法

公請損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監兵部太常寺通進銀臺司仁宗山陵爲鹵簿使又以遺留物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賚不欲專之因託以力不能兼辭使丹契不行士大夫美之英宗初卽位契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爲館伴詔取書入置柩前使者固請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絰不許使者執書不肯授閤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京師達命於先帝恩禮厚矣柰何更以取書爲嫌乎使者立授書是時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佗語以問使者使者

出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應兄事南朝矣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眞定府路安撫使土俗多棄親事浮屠公案籍閱其不知法者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眞定數年以疾辭位治平四年以戸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於家公年六十九公爲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友甚至而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姦衞良摧彊撫弱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其縣閭民閒猶思咏之以爲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諭解不能却乃旋鞚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奔呼爭

先道稍開躍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立從之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爲衆亦不能易也所部官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誚責之懼而自改者蓋十七八苟尚不變乃案致於法猶爲虧除不盡繩也有死於官守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爲賻歛衛送或無歸者則爲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視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懍然畏之久而求其心乃知實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城郡君皆先公卽世三男莘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評事二女

適太常博士榮安道來安令江懋簡公薨之歲十月己酉葬於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俾異日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燾狀公之功行以授光命爲之銘光昔通判并州事事公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古之君子德盛道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公正衣冠嚴不可干施之於政乃仁乃寬吏畏而愛民思不諼欽銘垂美以告後昆

行狀

故處士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

曾祖林　祖政　父炳　皆不仕

君諱沂陜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人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至征東大將軍陽始壟於河東安邑涑水之南後魏孝文帝太和中分安邑爲夏縣遂爲夏縣人自唐以來仕宦陵夷降在畎畝然累世兄弟未嘗異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生業素薄無以贍之君幼而孝謹諸父兄悉以家事委之君於是治田疇繕園圃修關笠完囷倉雖有傭保必以身先之使莫敢不盡力者夜則側板而枕之寐不熟輒寤當是時田不加廣而家用饒又未嘗爲商賈奇衺之業一

出於田畜而已諸父兄皆醉飽安佚而君無故不親酒肉遇鄉人之匱乏者或解衣以濟之年三十二以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終於家某年月日葬於南原待制府君常嘆曰自吾兄之亡而家遂貧豈所以養生之具減於昔日勤惰不同而已矣嗚呼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爲雖古治世何以加惜其無位而才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二男詠里及一女皆幼詠女尋又卒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苦使里之四方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常卧一榻扶然後

起哺然後食夫人左右就養未嘗小失其意如是積年以
至於沒無懈倦之色旣而里登進士第迎夫人之官夫人
自幼未嘗與其母別至是思慕成疾久之方愈里累遷爲
尚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
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爲人慈柔勤儉中外宗族咸慕仰之
始終一無間言子爲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三以嘉祐
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一月壬寅祔於君之墓
光不及事君而及事夫人故得書其聞見之實以請於今
之德行文辭爲人信者以表其墓庶幾傳於不朽而子孫

有所法則焉謹狀

墓表

贈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天聖元年三月作

兄諱某字嘉謨陝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祖墓碣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兄爲人謹厚孝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二十八年以天禧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王氏進士禹之女長男未名而天次男京生未踰歲而兄沒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旣長以叔祖天章府君蔭入官爲人彊直幹敏所

至吏民稱之由是累遷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比部郎中夫人享榮祿之養幾三十年封福昌縣太君年七十九以熙寧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女長適鄉人曹中立早卒次適進士宋輔始兄之没光生二年矣故於兄之材行不能詳知然苟非兄力爲善於其身而無祿安能有遺福及其後邪兄以天聖六年三月乙巳葬于先塋及夫人之没以其年十月辛酉祔于兄墓京懼歲時之久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光爲之表

贈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 慶曆二年作

府君諱浩於司徒公爲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墓碣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府君少治詩以學究舉
凡八上終不遇遂絕意不復自進於有司專以治家爲事
爲人魁岸慷慨尚氣義於宗族恩尤篤司馬氏累世聚居
食口衆而田園寡府君竭力營衣食以贍之均壹無私孀
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年始終無絲毫怨言家貧祖墓
迫隘尊卑長幼前後積若干喪久未之葬府君履行祖墓
之西相地爲新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
早孤府君識其儁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

士第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導涑水以溉
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薄將不足
以輸租府君帥鄉人言縣官始請築堨於下流水乃復行
田間爲民用至于今賴之天聖八年四月癸巳終於家年
六十三慶曆二年八月癸酉葬西墓初娶張氏早終生女
適解人南公佐公佐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
府君十年終年五十八生男宣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
六年終年若干宣用司徒公蔭補郊社齋郎累官爲尚書
駕部員外郎知梁山軍今致仕居家駕部君寬厚有守練

習法令善爲政吏民不能欺旣升朝累贈府君官至衛尉少卿夫人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君子必論譔其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光直叙其實以表於府君之墓道時熙寧六年五月辛酉也

哀辭

石昌言哀辭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州舉進士倫輩數百人昌言爲之首聲振西蜀四十三邇及第及第十八年知制誥又三年以疾終嗚呼少而秀宜其速成返齟齬不進晩而達宜其壽

又未老而終天道幽遠眞不可得而識邪昌言爲人純素
忠謹望之儼然以律度自居即之恂恂溫厚善談笑令人
心醉不能捨去光爲兒始執卷則聞昌言名已而同年登
進士第與昌言遊凡二十年自始得見至於永訣其間迭
有進退窮通相遇如一日旣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
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昌言之
謂邪始未沒數日光往見之起居固無恙一旦有人告曰
昌言去夜得疾甚急未及問訊又有繼至者曰昌言沒矣
嗚呼死者人之常善惡修短固不敢言何奪之之暴也前

年光自晉陽歸昌言延我於中堂酌滑臺暑釀以飲我及往奠於畫像之前則依然昔時置酒處也嗚呼誰能睹是而不慟也哉廼爲之辭曰嗚呼昌言天旣賦以純美兮胡有德而不年榮祿可俟兮零落何先幾日不見兮邈然九泉士喪師友兮國亡俊賢綠耳顚躓兮璵璠棄捐冥冥不可求兮杳杳不可追獨行過門兮恍焉自疑車馬不見兮遠行何之忽思長逝兮涕下交頤寒暑回薄兮宿草離離哭也有終兮忘也無時

司馬文正公集卷八十一終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八十二

臨汾後學劉組曾重鐫

祭文

叅龍廟祈雨文

年月日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韋城縣事司馬光謹率吏民具淸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叅龍之神昔者聖王設官分職畜擾神物以爲人用後世喪業神實繼之知龍嗜慾服事夏后王嘉神勞胙以此土歲祀超忽廟貌仍存闔縣奔走春秋薦獻刼災致福保祐斯人今大夏將盡而歷時

不雨穀苗稿死不可復殖倉廩無儲民將何恃民實神主神實民休百姓不粒誰供神役邑長有罪神當罰之百姓無辜神當憂之天有甘澤龍實司之以時宣施神實使之稿者以榮死者以生旱氣消除化爲豐登然後自邇及遠粢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無斁伏惟尚饗

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 爲兩制諸公作

惟靈襲慶皇家作嬪侯族環珮爲節動顧禮文蘋藻必親無違婦職承夫以順教子以慈純素柔嘉自忘王姬之貴肅雍明智居爲戚里之規嗚呼遐福未終大期奄及去白

日之昭晰歸下泉之窈冥宸極惋傷具僚增欷祇陳薄薦

庶達菲誠尚饗

祭郭侍讀文

維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書屯田員外郎孫琳殿中丞司

馬光太子左贊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李杲卿前通州

推官楚楷謹致祭于故侍讀學士郭公之靈嗚呼惟公之

德清夷純白恪慎匪懈勤劬朝夕文爲國華行爲士則抱

櫝拱編雍容帝側貧錫之金坐命之席絕衆逾倫恩輝備

極如何不淑奄從窀穸某等庸薇久沗公恩承乏之下僚從

公外藩庇其闕遺誨之話言如姊如甥心何敢諼今茲相顧失涕來門瞻望靈帷薦其蘋蘩淒風肅然髣髴如存嗚呼哀哉尚饗

祭范尚書文 以下二篇為兩制諸公作

嗚呼天生儁賢為國之紀服休服采以翼天子冠帶立朝正色巇巇讜言直節奮不顧巳廼率西師氐羌率俾廼贊公台緝熙物軌廼牧東夏刑清政理德實光大才則茂美宜其永齡享有多祉如何不淑遠塗中止輴車過都頓舍甚邇奠不手揚憯痌何已靈底其衷歆茲馨旨尚饗

祭觀文丁尚書文

惟公抱潔懷眞含忠履厚賦才茂美逢世休嘉降集帝庭囬翔禁署羽儀髦儁黼黻訓辭登贊機衡進叅台鼎物無疵癘民底乂安陪侍殿帷雍容風議老成之德中外式瞻宜享永年以毗大業如何不淑隕此哲人日月有時輤車首路輿言僚舊哽涕無從薄薦醪羞式歆哀款尚饗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實職之編室流亡吏當坐之今者自秋徂冬天澤未浹蘖麥既寡又將槁枯意者吏不職歟民無

告歟胡爲困苦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窮寛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舞以承神休尚饗

祭黃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于黃石公之神惟公稟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贊人傑光啓漢家廟食于今千有餘祀惟是鄆士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將枯舊廩既罄新場無望老穉遑遑濵于溝壑上聖夙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神導天之和寛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脉墳興回枯爲榮變凶成稔

敢瀿祇率所部遠邇之民以承事神𣏌永無斁尚饗

祭劉大卿文爲始平公作

維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同年留臺大卿之靈昔與辟儁同登帝庭瞱如春葩雜然秀發歲陽四浹零落幾盡如何茲者又隕伊人惟君資性純和雅尚恬漠委遠繁要雍容外臺維汝之陽實爲故里問者相遇觴咏甚驩華軒西征遠送于野轍迹未㓕遽以喪歸𣏌言痌嗟情何能極薦奠雖薄歆茲至誠尚饗

諸廟祈雨文

間有旱暵病于稼穡得請于神貺之甘澤來麰以登民以粒食荷神之休永久無極今茲禾黍尚穉菽麥未蓺土壤已槁雱潤無繼川澤將涸螟蟘方熾婦子遑遑憂猶未艾神宜監民之窮憫物之沴沃灑嘉生導迎和氣庶幾豐穰克終大惠敢不鼓舞以承神事尚饗

諸廟謝雨文

間以旱暵有謁于神神享其衷錫以嘉雨雖高下未浹遠邇未均田畝小濡民意差緩蒙神之惠不敢寧居選牲潔酒亟伸報賽惟神嗣隆豐澤克終顯德尚饗

晉祠祈雨文

葢聞誠通無遠神監無幽始謂不然迺今知信屬者時雨稍乏宿麥未滋躬謁嚴祠默伸心禱田輈再宿嘉澍嚮臻豈愨欵之微克留神聽實元元之幸宜蒙神福然原陸久燥根荄未浹畎畝喁喁猶有後望謹以清酤嘉薦荅揚神惠神當茂布優渥以終大施尚饗

祭晉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謹以醪果殽羞恭薦于某神惟神宅晉之原食晉之土凡在晉境皆爲神宇今嘉澤

雖豐霑潤未溥神心無私民靡不撫遠邇之間奚有捨取
惟神申大前德均錫靈雨實我來麰秀我稌黍穗棲于田
粒盆于庾爲酒爲醴永承神祐尚饗

晉祠謝晴文

久雨不止涉于積旬汙邪既潴平原將溢田恐蕪穢民憂
墊隘有司恐懼謀請于神聰明感通遽已晴霽水返其壑
雲歸于山蔬穀無虧歲則大熟掌神之休敢愛牲酒尚饗

祭雷道矩文

維年月日陜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士友雷君道矩之靈嗚

呼道矩氣厚以和行直且方謹畏禮律如循鋒鋩臨義敢
決若揮干將無位於朝憂國遑遑發憤抗言忠鯁激耳遠
慮萬世引之深長家聲不隕煒然有光西戎驕貪蠶食我
疆策馬徑前挺身戰場敷陳直辭逆折豺狼虜氣方沮歛
蹤退藏如何不淑罹此疾殃微息垂盡遺音琅琅上嗟王
事未畢而亡下痛老母皤然在堂言終而絕云誰不傷嗚
呼道矩短長有時不可推移善惡得失繫人施為顯晦窮
通云胡可期立身如此可以無悲獨我友生煩寃涕洟恨
此膏澤不霑蒸黎奠以薦誠魂乎有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江鄰幾文

嗚呼佗人之生憎愛糾紛獨君不然見之者親佗人之死議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何修乃能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裏是宜黃耉光大顯融如何不淑星未五終平日之遊晨往夕來宛其在目誰能不哀念君素懷於物何有敘兹永違無若巵酒尚饗

三司祭張元常文

惟君寛裕敦篤外和內直秀眉廣顙盛氣楊休吉德之報宜蒙遐福骨相之符必享永年如何一朝兩違所望凡在

僚友孰不惋傷奠以薦誠庶幾來饗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光聞祿不及親古人所歎重茵列鼎適足增悲光弱冠之初幸廛仕籍罪多福鮮繼招凶釁顧復之恩闕焉靡報痛毒愁辛無忘夙夜誠不自意蒙荷餘休名叅侍從身賤世職不肖之質何以似續慙怍戰兢不遑啓處甘旨之養已無所展忠直之風庶幾不墜力自黽勉無忝所生備位諫臣不敢自遠瞻望邱壟涕泗交橫尚饗

祭龐穎公文 嘉祐八年五月作

維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躬薦于故相國贈司空侍中潁公之靈公茂德豐功布於
四海事存石刻不敢重陳念昔先人久同僚寀越自童齔
得侍坐隅撫首提携愛均子姪甫勝冠弁遽喪所天孤苦
惷愚不能自立長號四望誰復顧哀惟公眷憐過於平日
既釋縗服還齒簪裾舉首朝端緊公是賴爰加振援俾出
泥塗讎校祕文討論前載逮公出牧兩託後車推心不疑
言皆見納立效甚寡爲負實多過若邱山咸加掩覆善如
絲粟必見褒揚屢薦其名徹聞天聽遂塵清貫獲備邇臣

今日所蒙莫非公力言念恩紀終身敢忘承乏諫垣造請
有禁不親杖屨殆將再朞豈意一朝忽爲永訣儀刑在目
訓誨如聞奄去華堂長歸幽壤心焉隕絶言不成章英靈
有知臨此薄酹嗚呼哀哉尚饗

告題祭欣文治平四年十月作

治平四年十月辛酉曾孫具官光敢昭告于曾祖考處士
府君曾祖妣夫人伏以春秋祭祀思慕無窮宜有屏攝以
伸瞻奉謹以良月吉日恭題祭版伏惟尊靈降監昭格是
憑是依尚饗

祭張尚書文 熙寧四年作

維熙寧四年月日女壻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故禮部尚書張公之靈公之德業衆所尊仰始終詳實已載銘文在昔先公與公同省聞來問訊延就中堂光時弁髦立侍左右蒙公一見許以成人不卜不謀遂妻以子自惟童騃齒位殊絶未嘗交語從何預知知已之恩重如姻戚没身銜戢不敢弭忘聞訃之初涕零如雨綴於官守走哭無從遠薦醪羞用辭爲侑尚饗

祭呂獻可文 熙寧四年八月作

嗚呼獻可之亡海內嘆惜况於親友惋傷可知忠直敢言人人自許誰爲獻可始末無虧道不愧心名高於是壽夭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深見於臨没今兹永訣文不逮情嗚呼哀哉尚饗

張尚書葬祭文

維熙寧四年八月日女婿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祭于禮部尚書致仕清河恭安公之靈日月徂遷葬期以及承乏西臺不敢離局行不執紼奠不操巵引領松楸悲何有極尚饗

祭錢君倚文

維熙寧六年七月己未陜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君倚舍人之靈嗚呼君倚好賢如親就義若渴非聖不學唯善是爲納忠於君恥後堯舜竭力於友志追陳雷推誠而行不疑不畏屢蹈顛沛終殄悔心甲科榮名西掖清貫君倚之美茲不足言始謂吉人必膺遐福如何彫謝曾未二毛我與君倚南北殊鄉哲愚異品中年相値情厚故交飾貌無華發言必盡風迹猶在精爽何之江山阻長醪羞儆薄唯期惋怛可以潛通嗚呼哀哉尚饗

祭董少卿文

維年月日具位司馬光謹致祭于鄰幾少卿董兄之靈兄昔爲夏宰西鄙用師賦調雖煩民不告病生齒雖衆訟庭常虛光實夏民目所親睹自兄之去繼者爲誰三十年餘屈指無幾兄入佐會計出奉簡書歷守別藩所至稱治民懷其惠吏畏其明爲時材臣屢當劇任指顧立辦不廢笑談與人遊居雍容愷悌引年據禮納祿辭榮志力精强謂宜遐壽如何不淑奄忽長歸光旣舊且親荷知爲厚聞訃哀惋殆不自勝薄致醪羞維誠是薦尚饗

祭張密學文

惟公幼而孝長而謹以文學從仕以勤力當官入侍禁嚴譽處臺省出敷惠化周流藩宣將漕則蓄積豐衍監邊則民夷懷服慮無微而不臻職無煩而不舉朝倚器幹時推精力壽考而終福祿流後今茲自宋遷周捨卑就燥卜宅得吉祖載及期光等早厠賓客之末晩陪嗣子之遊式陳醪羞用薦衷素尚饗

祭陳彥升文

年月日涑水司馬光謹以香酒膳羞致祭于彥升之靈嗚

呼光平生取友以道相親如彥升之質直光所心服忽焉棄我惋痛誠深尚饗

奠李夫人文

元豐七年十月乙酉具官司馬光謹遣男某官某致祭奠于故李尚書夫人之靈夫人明智而溫柔順而正知古不泥從俗不流禮刑閨門名播鄉曲神明保祐壽考令終光忝預族姻素服懿德敢陳薄酹式薦微誠尚饗

改葬先令公啓殯祭文 以下代丞相作

某豈惡不天福祐單薄昔甫備風樹永違日月貿遷松

櫝未植夙興夜處心不遑寧是用物土之良諏時之吉啟卜宅兆恭啓攢塗屬以備位宰司任隆責大懇祈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盡哀憑棺取訣永言罪負隕絶復蘇叩心長號五內糜沸

令公祖奠文

日月有期靈輀將進遠違故壤遷就佳城惟靈澹泊安閒以時就道山川無壅徒御不驚瞻慕攀號心摧氣結

令公到墓祭文

闕塞之陽伊川之涘地形爽塏水脉厚深惟靈去故就新

永寧玆宅不騫不圯保固億年涕慕之心昊天罔極

令公掩壙祭文

嗚呼祿不逮親古人所嘆重茵列鼎誰適爲榮掩坎聚墳身不親在羡門既鍵長夜無晨瞻望題和於茲永絶興言念此心爽飛颺觸地號天肝腸寸絶

員外啓殯祭文

惟靈居家孝慈蒞官肅給如何茂德不享遐年爰擇令辰肇開旅建遷就祖域永有依歸沃酹不親倍增悲涕尚饗

員外掩壙祭文

日吉時良已就安宅祖禰咸在如從遠歸英靈有知足慰溟漠終古永訣臨風涕洟尚饗

頴川郡夫人焚黃祭文

夫人冑自德門無祿早世久同困約不與顯榮朝推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茀燭耀重泉靈而有知歆戴天寵尚饗

啓殯祭文

旅宦飄飄家無常所櫕櫝未瘞久寓西郊逢時之良遷就窀穸撤攢云始取道有期撫事悵然益增感悼

祖奠祭文

日月有期輤輿當發川塗寖邈丘壠長歸伉儷之心曷勝
悲惋

司馬文正公集卷八十二終

組曾童幼時喜論三晉人物　先大夫
命侍膝前諭之曰孺子亦聞夏縣之司
馬温公乎居家則孝於親友於兄在官
則忠於君是乃理學名臣也汝謹識之
組曾跪而受教不敢忘稍長就學塾師
授之蘇文忠公集見忠清粹德之碑憮
然曰是吾父所庭訓我者也觀玩不忍
釋手弱冠遊京師時八旗志書館需人

考試取充館生總裁臨川李穆堂先生
每談歷代名臣必以司馬公稱首而以
未得全集為憾館事竣 組曾歸里因購
得温公裔孫所藏傳家集甲子夏携至
京師呈於 海寧夫子夫子以是集頗
多殘缺失次有亥豕之訛命 組曾修輯
鍥補 組曾受命重鐫起冬十月至十二
月凡三閱月而工成卷帙俱仍原本增

列宋史本傳附錄遺事以備觀覽竊思
温公勳業垂宇宙文章深醇得西漢風
味 組曾質愚識陋何能仰窺萬一特是
遵父師之命不揣冒昧而重鐫之嘗聞
温公親為隸書以抵范蜀公曰迂叟之
事親無以逾人能不欺而已矣 組曾老
親在堂讀是句未嘗不慄慄危懼若將
隕於深淵也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仲春上澣之吉臨汾後學劉組曾謹跋并書

旌邑李士達鐫



